

T5362/2113(10)

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一

哈佛大學哈佛東亞圖書館藏

宋少師新安程堦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行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黃氏世緒高辛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奇公謂當亢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選公之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吳公與二子府再遊已而復從程公尚書大昌遊所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一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行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黃氏世緒高辛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奇公謂當亢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選公之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吳公使與二子俯偻遊已而復從程公尚書大昌遊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程秘著

得益超詣與賢書登丙戌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  
公調吉州太和主簿而歸喜連慈顏里黨羨豔周  
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艱再調饒州番易簿公  
謂賦版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縱三年  
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區處上下翕  
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干丞核其臬丞以  
無臬報使者怒復委公公察之寔無臬也併丞直  
之使者愈怒斥公庭府謂當與尉併劾公不爲連  
俄使者罷乃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則

毫髮不屈類如此旣滿郡守王公師愈畱爲掾凡  
數月公辭而歸關陞用三表公獨登五陞從事郎  
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校不肅有宗姓爲學生  
者以其父與公雅好干規矩屏去不恕職掌無小  
大陞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至者皆不  
內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教與  
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興國大冶冶當孔  
道彫落殊甚公痛革浮費銖粒有經下車暮年公  
私浸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此芻粟不備凡部

送者繫馬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閒田。許民耕佃。顓一司掌之。以備馬綱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壞。至今賴之。土產鐵。境有湖中峙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虜至其山。至四千餘人。尉出警。輒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縣。而密聞帥憲。司帥聞之。朝調九江官軍。軍且至。公曰。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于境。走一介持尺紙。諭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趨生辟死。其徒未信也。遣數輩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

匹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見公。單騎小艇自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帥俱去。公復取屋廬柵寨。與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一鏃。不僇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爲不然。必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大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與祠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爲資。塵封講席。公爲具緡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菴先生遊者。爲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顓爲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

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  
曩時偕郡計者漫多學宮隳毀徧爲葺治春秋器  
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求齊  
公慶胄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  
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  
明僉幙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侵殪  
死相屬公佐其長脩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羣集一  
所則紛然殺亂乃家至戶到不辟涂潦雨雪米圭  
撮必使人被之不爲虛文時樞密何公帥四明知

公寔勞且遇公素厚言之朝減磨勘擢提轄權務  
務弊如毛公隨事剔疏洞見幽隱吏不敢欺且請  
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顛利由是歲增四十  
萬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太府寺丞皆出內之地公  
究心其職剗革姦蠹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  
有積金前後稱校折閱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  
公權衡精密有增無虧吏戟手旁眎大懼不免廟  
堂以爲能樞密何公尤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  
大抵然也凡再轉對奏議四篇卷卷嚮惻欲廣聖

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寔之政重縣令之權上嘉內  
之論者謂既達大體復切時用求外任時秉軸者  
與公今年進士再三諭公盍少留序遷在朝夕公  
請益力分栝蒼左符栝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訴者  
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  
擁穉植良不啻乳哺首與屬縣約情均一家應有  
逮會悉書于曆囊以往來不遣一吏至縣旁有貪  
沓撓政者事無鉅細必私請公據理從違多不滿  
欲乃旁午遣人造說百端侍御史陸公貽公書曰

是譎譎者豈足恤願益推所學以惠彫郡若因浮  
言輒裹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廢矣公不遣一書  
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當祠去者公  
笑曰朝廷黜陟豈容預知邪已而命下乃在月餘  
之後原其故乃前譎譎者自倡其說公謂臺諫清  
明決無此讀其奏乃出部使者蓋先是郡計赤立  
凡前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  
又有以宗姓祠祿來請者寔已溢額公遲之滯不  
悅遂與譎譎者醞釀至其奏無他語專言癯老不

事事在告之日多、而不知公在栝半歲、帥以未昕  
治事、僚吏苦之、且自至迄去、未嘗一日在告、此可  
覆也、公歸纔數月、清議益白、復畀岳陽、凡所施行、  
悉如栝舊、爲政亡幾聲誦、翕然具見於士民、仁明  
十事之稱、謂太守入境之初、四縣義勇凡七千餘  
人、例迓于境、公曰、若等遠來、寧不落事、亟散遣之、  
此仁明一也、本州受牒例於五鼓投廂、職官檢沓、  
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不少、公乃於卯時大開  
譙門、縱其投廂、檢沓批朱、一切不用、此仁明二也、

城市之間、帥苦求發、如蜀藥鋪不願開張、屠家相  
帥逃去、其困傷甚矣、公市物絕少、每市一物、一眎  
市賈滿城、懽嘆以爲復見官常、此仁明三也、昔丁  
提刑奏議謂岳陽臨湘最爲湖北一路窮下之鄉、  
自後無言之者、公到任未幾、卽揭榜曰、此郡土瘠  
民貧、深可憫念、今將嘉泰三年下等人戶所欠苗  
米權行倚閣、此仁明四也、本州今歲薄歉、有田之  
家、預以官賦爲憂、公洞啓民隱、復將嘉泰四年夏  
稅權行住催、三年四年未遠也、逋負尚多、追逮正



繁、蠲帖一出，驩聲雷通。此仁明五也。岳陽征商，比年浸急，至號爲沿江一路法場。蓋由公征旣重，復困專攔。公悉自斟酌，蠲減倍常。所謂專攔莫得恐喝，舟楫往來萬口傳誦。此仁明六也。老胥弄法，蠹公害私，民無所訴。公閱民訟，悉出裁斷，吏不與知。此仁明七也。本州間有三年五年七年之訟，不能決者，公自到官，盡索故牘，反覆詳視，原情按法，決遣一空。屈者獲伸，悍者屏息。此仁明八也。官事無程，通經歲月，得錢則斷，無錢者畱。自公交印，凡下

案者，限以時呈稟，下縣者限以日結絕。檢舉如期，吏不得畱。此仁明九也。方八九月，冷雨浸淫，氣候如冬。民旣艱糶，復慮晚稻有傷，亟發常平，且精加祈禱，霽色旋闔。禾黍登場，市無閉糶，賈亦漫平。此仁明十也。十事之稱，巴陵之人家傳誦之，人方恃公以爲父母，乃有游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僥僥爲姻黨者，復有子祠之命。奏疏亦無他語，一如前部使者奏，惟曰老不任事而已。公笑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卽日東歸，父老遮

車號泣載路車殆不能進歸涂過武昌計使總卿見公皆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此借留意甚懇切非其他文具比足見得人心如此令人嘆息公寓嚴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故山省松楸會故老秘之母蓋公之姊也年八十公奉之如母里有竭曰清陂漑田千餘畝竭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亦可以利人也乃捐資帥衆築之是春早種不入土而竭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培入人懽戴之又爲選命主者授之經理庶其久于

今數年昔時磽确皆爲沃壤里社欲祠公焉居山間再閱歲山深地滋公平時無病苦至是感肺虛之疾家人以醫藥不便爲請乃買舟復下巖瀨又數月浸苦脾虛遂終於正寢階爲朝議大夫爵爲休寧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扔之孫承議郎傑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渙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守才之無一日不兼他領關陞脩職郎秩謝還侍甫數日公乃易箆次閱廸功郎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篤

學有敏才，皆能大其緒。次全，次興。早年一女未行，孫男一人，華將乞公遺澤，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夫人疾，祁寒不解帶，念幼孤爲天地間孽子，終身以爲痛，謂大父存育之恩，圖報無所，欲以年榮一階，少荅冥冥，未遂而終。奉兄姊采篤，舉先人貲產，悉畀伯氏，不問伯氏沒，復經紀其孤，有舅之子，老而獨館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誼若是，其孤考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峯之原，期以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奉公于窆。公天資清苦，務

自植立，然卽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瞻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爲宗。如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醜，醜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味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爲後進宗師，凡以此其爲文，則韻平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飯不足半歲。旣歿，其孤粥產以畢，葬祭里評。

益抑其清云、某方髻鬣、公期責甚重、已而挈以自  
隨、不異已生、厥今粗免不肖之歸、皆公之教也、然  
則備述行治、以俟秉史筆者、可諉之他人邪、謹狀、

### 朱惠州行狀

本貫徽州休寧縣千秋鄉千秋里朱公諱權字聖  
與年若干朱氏出顓帝周封于邠其後子孫出邑  
氏朱世居沛國相縣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歛之  
黃墩十六世祖春始家首村父朝議慷慨有尚志  
尊禮名儒篤意義方公生而岐嶷童卯若成人六  
歲入小學一日偶失所業課冊先生頗有愠色曰  
母多慮某能盡默記乃追寫之他日得故帙一字  
不舛八歲能屬文讀書率夜以繼日寒暑不少替

鄉之南有山曰顏公，其高三十里，上有精廬館，其上手編諸家易說，凡百餘萬言，作爲文辭，自成機軸。淳熙庚子秋試，遂魁鄉薦。十四年登進士第，授迪功郎，調隆興府分寧主簿，未赴任。丁朝議艱，服闋，調福州連江縣主簿，須次，間工部侍郎朱公晞、顏帥廣西，改辟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畱攝幹官，盡忠毗畫，多所裨贊。慶元五年，以舉主關陞從事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丞，邑當東浙會府之下，三司委送紛沓，判決晝夜不倦。前後連率如辛公棄疾

李公大性，李公浹，皆敬賞之。開禧元年，調泰州如臯縣，買納鹽場，考舉及格。嘉定七年，改宣教郎，知饒州餘干縣，邑當孔道，敗闕不可爲之數，其至也適當災歉之時，極力撫字，雖上司督賦急於星火，而以身當之，不忍一毫擾民，百姓感之，相與繪像立祠。十一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十二年，秩滿赴部，朝廷以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金虜渝盟，歲幣積於左帑，幾二百萬疋，寔有損腐，公條具上之，廟堂變通闢闔，因時制宜，朝廷從之，民以

爲便金韃相攻山東歸附方講備邊之策遂陳七  
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有公望如漢用趙  
克國討羗羗人已知其善爲兵唐用郭子儀屯涇  
陽回鶻見之下馬羅拜我仁祖用范文正公帥陝  
西西賊破膽大抵人望所屬遐邇具孚雖不勞設  
施人自疎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荆襄制帥衆  
望所歸則虜人不敢犯其境間常窺伺旋即敗退  
蜀道前此繹騷非一及朝廷揚制命起巴試之舊  
人付以宣司之柄則轉亂爲治易於反掌是皆朝

廷之上處置得宜則四方萬里莫敢不服者也今  
兩淮重地防秋及時倘圖任威望素隆不減蜀荆  
宣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權委以藩籬之重則九  
重之顧憂可寬矣其二曰計戰守自殘虜游魂困  
獸猶鬪談者每以戰乃危事而諱道以守爲全計  
而同辭是固愛國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對敵守境  
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孫氏保有江東以周瑜能  
戰而敗曹操於赤壁也劉氏全有巴蜀以諸葛亮  
出師而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殘虜寇蜀嘗入興

元至大安矣。以我師勦其類而後止。又嘗寇淮。犯濠梁。逼安豐矣。以忠義兵擒其首而後退。則是能戰而後守之明驗也。宜明飭宣制司沿邊諸將。整軍經武。繕甲治兵。如漢將之行。必爲戰備。如唐將之練卒。常若寇至。平時則防關隘。謹烽燧。明斥候。固不輕舉。以徼戰功。如或虜人犯塞。必更相犄角。設伏掩擊。出奇制勝。使匹馬隻輪不返。則虜必懲創。縮畏不敢輕於窺邊。而後可以言守也。已其三。曰講備邊之至計。前者殘虜寇淮。守臣率多閉壁。

不出。是致醜類橫行肆侮。旁若無人。驅殺人民。殘破鄉邑。劫掠積聚。焚蕩廬舍。爲守將者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未嘗過而問焉。迨夫封豕長蛇。盈饜溪壑。徐徐引去。亦不聞出兵追躡。問之則諉以獨力不支。是以若此。嗚呼。是可深懲前失。而亟爲後計乎。當蘇秦之爲從也。約六國連衡之衆。以抗強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六國至難合也。蘇秦掉三寸舌。猶能合之爲一家。而獲效若此。今以我國家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

爲之事宜無不可者、矧殘虜垂亡、不足以望強秦之萬一乎、宜行下兩淮帥司、疾速契勘諸將屯戍之兵、覈其事力方畧、有如他日虜或犯淮東、則使其某處兵制其左、某處兵禦其右、某處兵當其前、某處兵掩其後、旣以遏其剽掠、且伺其可乘之時而擊之、其於淮西亦准此規、專命制帥司主其事、設有緩急、立以羽檄調發、所合應援之處、遣兵會合、如逗畱不進者、國有大刑、必罰無貸、規畫一定、則長淮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虜苟送死、破之

必矣、其四曰興屯田之大利、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輸邊一石費三千鍾、我國家中興、高宗嘗因營田官候對曰、營田就緒、庶可以寬民力、朕頃在食、稽嘗書趙克國傳、以賜諸將、孝宗乾道中制曰、欲營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尺籍所隸、日有增加、邦賦所入、歲有定類、旣不可剝下以取給、固不若興田以雜畊、此聖明畱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連年不解、轉餉不已、民疲可知、况兩淮荆襄、素多曠土、宜明飭制帥司及州郡、並開屯田、張官



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勢闢草萊具牛犁辦糧種各脩實政毋得具文春則具墾闢頃畝耕作人徒秋則具稼穡登成收穫斗斛詳悉申上朝廷考其績用之成否歲入之豐耗而行殿最賞罰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見而軍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用人皆謂自民兵之分而民不可使爲兵殊不知此可言於安寧無事之時不可言於有警多事之日如漢晁錯所論唐李抱真所行今不必縷數我真宗時陝西歲取邊力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

曹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皆爲精兵仁宗時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點集鄉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蓋沿邊之民風聲氣習剛悍果敢馳馬荷戈乃所素習彼其久居士著家室墳墓牛羊耒耜皆爲子孫之計憤疾胡虜之心人皆有之特患莫爲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必力作其志氣互保鄉井誰不樂從宜明飭制帥司於荆襄兩淮州郡皆團結民兵用三丁擇一之法聯爲隊伍擇其首長授之器械教之戰法仍行招

誘激勸之道使樂爲吾用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不廩於官而數十萬之衆可具何憚而不爲哉其六曰堅忠義之心夫中原遺黎皆吾赤子彼見天亡殘虜襁負來歸國家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莫不感激思舊志滅讐虜或者乃以來歸者衆糧餉難辦爲慮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歸未聞以歸我之多爲病秦民歸心於漢祖所以創大業漢民歸心於光武所以濟中興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來歸者皆山東人迫於殘虜之虐爲避

災之計吾惟有以爲之主宰治有政令寬其刑役反其田里安其生業何患衣食之不給哉今忠義之將功效旣著宜以所得城邑悉使領之彼得憑國家之威靈非特建功於一時且將宣力於後日垂勲名保富貴固所樂爲其忠於國家永無窮矣其七曰定乘機之策嘗觀戰國時魏使龐涓伐韓齊遣田忌將兵救之孫臏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斃古之大梁則今之汴也古之齊則今之山東也使

殘虜不敢爲寇則已如敢入寇第使山東忠義之衆疾走大梁衝其方虛攻其必救虜人烏得不速返以護巢穴返則如龐涓之敗明矣此安邊破虜之奇策也十三年正月差克省試中門官四月差克御試對讀仍兼初考官十四年三月轉承奉郎監行在都進奏院八月轉朝奉郎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五月轉朝散郎初抵郡飛蝗甚熾乃默禱諸神且深自刻責乞以身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漲明日忽有鷹隼鳥雀以千

萬計相與喧噪驅蝗赴江而斃其爲政崇正學獎善類先教後刑勸農寬賦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一考之後郡計稍寬卽損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倉庫廨舍橋梁祠廟皆一新之百度脩舉是時東廣諸州寇賊嘯聚劫掠鄉井或數百爲羣或數處俱發剽燬所至村落爲墟其渠魁曰曾官蘇况等皆驍勇一可當百朝廷屢放省札下本路重賞收捕公察僚屬中可委任者密授方畧且多予金帛使遣間諜務知其蹤跡設伏掩捕果生擒渠魁數

十赴帥司、梟首傳示、餘黨悉平、一路以安、廣帥應公純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轉朝請郎、誥詞云、爾之爲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盜、恩威之施、各當其宜、帥臣謂不一之盜、發之他州、而爾能悉取之、使濱海以南、今皆晏然、則爾之功實被乎數州矣、豈止一境之清哉、姑進爾階、以俟明陟、公拜命曰、戢盜安民職也、其敢言功、十七年龍飛、覃恩、轉朝奉大夫、解任而還、郡人惜其去、爲之攀送者數百千人、至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是歲年七十、嘆曰、吾

少赴舉、不減年以欺君、今當謝事、豈宜復入脩門、卽上章乞致其事、寶慶元年七月、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三年六月、任滿再乞致仕、又差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紹定二年、累章力伸前請、九月得旨、特轉官致仕、進朝散大夫、因言素癯瘠、間關踰嶺、每自揆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澤及三子足矣、舉家務以付諸子、所居前挹清溪、喬木脩竹、隱映綠秀、乃卽其地築室曰芳洲、樓曰景星、亭曰濯纓、曰拂雲、日與賓客徜徉、酬唱其間、四年正月、覃

恩轉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五年五月下澣忽感胃疾時長子官浙東次海陵季待銓中都家人招醫不許曰脩促數也作三書以報三子不及其他惟勉以廉潔公勤而已投筆瞑目時六月朔旦也公天性純誠表裏若一處已接物正直而謙和內蘊聰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訟牒紛至裁決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僅足不務奢華雖仕至五馬人以為榮其自處無異寒素訓誨子孫惟以循理讀書為急人有嘉言

善行稱之不容口未嘗言人過失喜愠不形於色樞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時舉以自代其詞曰朱某為士時嘗讀書蕭寺寺居深山窮谷人跡罕到攻苦食淡如是者數年出其所學遂魁一郡之士繼取科第後生晚進多師承之迹其居鄉心恬氣和未嘗訟人于公庭亦未嘗謀利于私室鄉之老稚起敬起慕逮試邑鄱江以詩書行撫字無迫切峻厲之政有寬裕優游之美邑人相與安之為立生祠其古之所謂循吏者歟迺今分職在帑出納

惟謹、臣知之既詳、信之甚篤、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平生大畧、可見於此、嗜學迨致仕不廢、方冊待次、學者來從不遠千里、率百餘人隨材誘掖、後多知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無用、昔賢運甍可以爲法、平生著述有納言十篇、末議四篇、默齋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甚盛、然未有以儒學起家者、公始入太學登儒級、已而分符竹列班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姪申從姪况相繼登科、而詩禮之風衍矣、公生於紹興乙亥十月十日、

終於紹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卒、累贈恭人、子男三人、長沂、儒林郎、辟差監紹興府石堰鹽場、汶從事郎、監泰州丁溪劉莊鹽場、洙將仕郎、女二人、進士吳去非、程明其、婿也、孫男七人、錫、鑰、鎮、鑄、鉞、鑑、錡、女七人、未笄、期以紹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歸窆首村西山之原、一子復居故里、皆治命也、秘方營卜松崗而孟季朋來示以行述、顧居同里、仕同朝、誼不容辭也、乃因其辭列其狀于右、俾來者有攷焉、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二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通行重訂

祭文

祭景獻太子

雲車一往、歲曆習周、曉入龍樓、夕聞佩環之響、秋  
深鶴禁、但生風露之愁、九重追悼、以如新、四海含  
辛而未已、思臺故在、仙馭難回、某等記侍講筵、忍  
聞祥奠、望來臨於太極、淚徒灑於西風、

祭袁侍郎

某蒙公之知受公之教最爲隆異歲在丙子丁丑之間某所寓舍寔在旱河公時少監秘書也日盱退省歸塗經從必蒙賜顧有若義理之訓旣極詳明至論當世之事尤爲激烈且言自古聖賢有志當世惟孟子尤爲有用之才其治家也必曰深其耕易其耨五鷄二彘藝牆下以桑則家烏得不肥爲國者能使商賈願出於市耕者願耕於野仕者願立於朝則國烏得而不理爲天下者必泄中國而撫四戎則戎狄安得而不服有天下者猶運之

掌則天下烏得而不太平其氣直而勇其言壯而明蓋不惟其學深於孟子而其姿稟實似孟子也使公而端委廟堂則進賢黜不肖內脩政事外攘戎狄則如前四者之効當必有可觀者不然假以期頤之年卧之寂寥之濱使之統斯道之盟一諸儒之向譬諸赤刀大璧不必陳之明堂而亦足爲清廟鎮夫何不然天嗇其祐一疾不留殄瘁之哀實關邦國安仰之歎均起多士蓋不止乎一人之私一日之悲而已也雖然如公之才以公之志豈



遂冥漠而已邪。不爲景星慶雲以表明時之上瑞。則必復爲臯夔稷契以開生民之太平也。必矣。貿山在望。莫拜翁仲之旁。香冽茶清。雪涕雲端而已。

祭朱用之

嗟嗟用之。人品如公。才藻如公。亦一氣之奇也。夫以齷齪之士。書骯髒之辭。盈几充牘。使後生無所則象。乃得如公者。斗酒百篇。舌翻湖淮。筆扛嵩華。續紫微之正脉。使百年英采。煥然如新。斯非一奇乎。而乃孝不終養。逝不待年。使鶴髮之母。反求方朔而不見。豈其如唐之諸王孫。太白長吉輩。亟赴東方冰桃之賞。而其期不可後邪。矧達如公者。幸不底滯。胡不用平時之言。如淵明牧之諸公。自志

其墓而後行邪。然公有雄章雋語數百十篇，長留  
天地間，不隨之而亾者，則公亦何慊於世之樗櫟  
不才而獨壽邪。區區數言，聊當倍語。寒泉脩菊，一  
薦其悲。然又安知公不配食和靖水仙於西湖之  
濱也。

祭程樞密

嗚呼分祝融之派，有墨嶺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  
峙一氣之清淑。於兩儀既分之後兮，鍾異人於山  
之陽。餘數千載以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  
一星兮，甫再見於縣寧之二邦。唯公早歲兮，頡頏  
於詞場。于蕃于宣兮，嘉績多于阜康。歸侍玉皇之  
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朝貳本兵兮，蓋將登庸  
乎贊襄。胡海寧天荒之旣耕兮，乃弗竟乎千載之  
明良。嗚呼疇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雲習合兮飛

敷掩瑤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嗚呼！允懷  
平時譜謀梓桑，言論所及家國。皇皇里社數條謀  
之孔臧，曰立忠壯之廟，徙閔口之屯。兮言而未償，  
惟望牛之奇偉兮，蓋參訂之甚詳。曾浹侍之踰旬，  
乃變起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琅。魄  
之降兮，余山之崗。魂之升兮，白蓮之方。沂浙江之  
波，上嚴君之瀨，以達于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  
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降。徒清泪兮漲濤江。

祭葉水心

曠宇宙以奚歸兮，唯道爲依。逢論訟之方興兮，聊  
解安於翠微。觀肖翹之喙息兮，與夫草木之參差。  
驗斯人之耕鑿兮，信裘葛之惟時。方渾沌之初剖  
兮，巨止見其象滋。如天玄地黃之形色兮，寧事乎  
龍馬之神奇。上徹昆侖之巔兮，下周渤海之湄。仰  
窺盤古之初兮，俯占來代之期。感羲黃之啟鑰兮，  
居然萬世之師。馳帝塗驟王軌兮，洋洋易易之流  
輝。暨炎劉而訖五季兮，亦未始不啜其糟醅。彼風

后力墨之倫兮，迨夫臯尚之疇咨。築巖耕野之徒兮，接于周召之倚毗。由漢唐之良輔兮，以至于我宋之元龜。雖治體之分兮，有醇駁古今之異。而功業之見兮，有崇卑義利之睽。然皆本於躬行兮，非空言而可致。亦必依道有立兮，非一切而背馳。蓋粒非五穀兮，何以爲食。而嘉肴不食兮，亦奚療饑。蓋是理也，嘗發揮於洙泗之語。又辨證於七篇之辭。舍而弗講，紛紛奚爲。一仁義兮，涉歲。一敬一兮，縻時。集脣敝舌，更請迭疑。審思力行，必也兼之。矯

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不卑。內達國家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熙。胡午軸之已停，乃結轍於崦嵫。不能者時，天寔爲之。思疇昔之秦淮，獲從容乎歲暮。每接函間之席，常嗟行道之遲。公曰不然，唯人在茲。自爾契濶，緘書亦希。先丘雙蓮，惠然賦詩。曾報牘之未馳，乃凶問之東來。傷非我私，爲斯人悲。香烈茶清，公其格斯。

祭表弟黃運屬

嗚呼哀哉。昔我舅氏，學爲醇儒，行爲世則。內丞太府，外紆州綬。施者不遐，未竟其積。君傳法衣，吾所素期。舅之未發，後人宜之。君亦甚材，始終惟學。四更事任，所守者卓。唯廉與勤，上官才之。故其所至，薦表交蜚。謂當朝夕，少行其志。一疾盛年，其委如蛻。嗚呼哀哉。願我與君，誼均手足。雖欲勿哭，焉得而不哭。先是一月來，會中都，別去。浹日諄諄一書，書墨未乾，遽成千古。嗚呼哀哉。幸我頃年，得一奇。

谷山川融和鄰舅新卜他日以君歸從舅藏君其  
許之享系必昌責善君子經理君家凡可展力如  
君之存君其仙乎無累死生

祭姊夫范噐之

甚矣、麴孽之爲禍也、古人以之講禮、今人以之喪  
生、甚矣、麴孽之爲禍也、某嘗考方書之論、參之以  
醫家之說、頃見吾姊夫之病、足也、固嘗以節飲之  
說爲獻、嗣蒙報書、不鄙其言、以爲可當藥石矣、已  
而疾勢浸平、歲月浸遠、於是節飲之說、又復棄去、  
今也變故忽生、正合醫家所謂飲酒太過、勞傷於  
內、故心肺脉損、血如湧泉之說、寃乎痛哉、麴孽之  
爲禍也、惟吾姊夫事親以孝、撫弟以友、居鄉以和、

人有緩急，勇往出力，人皆稱其誼，可謂賢者矣。賢者宜壽，而壽止三十有九。蒼天蒼天，未可以理度也。世道浸薄，人情不美。凡平日握手論心，號爲親戚，盃酒慙慙，傾出肺肝。一旦有死生貧富之隔，則平日之誼，一毫不見。凡可以欺孤奪幼者，惟恐不至。曾不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而世間固有烈士。夫靖觀其旁，不汝赦也。某雖無似，敢不與吾之弟助吾寡姊，撫吾孤甥，使之有立於世，而無爲不肖之歸。此則不敢不勉，亦幸九原開陰，有以相之也。

嗚呼！生有時，死有地，造物冥冥，毫髮不差。惟是頃年，哭元壽，今又哭噐之，使吾老人奚以爲懷。邪聞訃之日，嘗於官舍設位，陳奠，伸一慟之誠。今也拜書，慰吾寡姊，辦香甌茶，復以紆痛。棺不能拊，有淚如雨。

祭汪給事

嗚呼大江之南、黟歙之間、有郡焉曰新安、其山峭  
刻而壁立、其水清泚而流滯、其人育山靈而吞水  
液也、往往方嚴而勁正、耻諛瀾而疾回、姦其民則  
尙氣好鬪、好訟、其士大夫則尙氣好義、可殺可僂、  
而英氣毅槩、凜然而莫干、故其出任於時也、多爲  
材御史、否則爲真諫官、此固自昔已如此、而非獨  
今爲然也、比年以來、流芳歇滅、乃有公焉、挺挺特  
特、獨立於靄峯之山、詹前有光、視旁無躅、使新安



之名蓋重於天下，而天下之士皆以新安之有人者，蓋指公而言也。志意卓犖，功業焯燿，而經濟康理之畧方槃槃也。使之垂紳正笏，雍容廊廟，紀綱可使截截，而長策可建，治安也。天實何意，能生之爲時瑞，不能久之爲國磐也。嘿嘿者易合，而皓皓者易汙，庸庸者多奇，而矯矯者易殲，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況觀宇宙之大，俯仰古今之變，密察萬物之理，未嘗不爲公喟然而永嘆也。雖然，一編之傳，千古之芳，公之不亾者，固將如金石之不刊也。譬

彼草木隨時榮瘁，若羣飛競逐，驕其妻妾於墻間者，何異朝開而暮殘也。而公又何患焉。嗚呼，公之高標曠度，秀氣茂姿，其將何之乎。浮空汎景，與汗漫游於無倪者乎。爲神明典山川乎。爲神仙登蓬萊乎。復爲明爲哲，蹇蹇諤諤，危言極論，居枻彈之職者乎。抑復爲臯夔爲稷契，雍雍陳謨，贊化者乎。不然，則佐王之志，經世之畧，不當冥冥漠漠而遂已也。其骨脆力弱，不能自武，而公固嘗謂他時必能有立於斯世者，每不以餘子觀也。秦淮之堧，束

縛微官其役也棺不能拊其葬也紼不能引江東  
暮雲徒悵然西望於鄉關也一殘寒泉薦以梅英  
魂乎天來必能鑒某之卷卷也

祭王秘閣

嗟乎善人必福良吏必錄遺文玄旨爛然可覆胡  
爲於公而奪之祿胡爲於公而折其軸然後知大  
鈞之難問而司甄之莫卜也孝友家庭襟度冲穆  
爲縣廉平汭濱遺俗甫駕別車盜發窮谷銜命以  
往奔走鹿續曾未論功顧聞旋轂齊視大觀澹然  
寵辱胡恙之微遽成往獨然則啍啍鉗鉗固在所  
取而淫誣奸慝或爲天育邪雖然一息微光千年  
芳躅君子固知所擇而君亦可以瞑此目也矧公

有子能持公門子而又孫以永後昆天之報公豈  
必公存其也公知甚厚公遇甚溫報公未能耿耿  
空言會拜翁仲一酌清樽

祭俞侍郎

嗟乎東西山之秀氣自宇宙開闢而來餘四千年  
至公始一發然則公之生抑何其難邪彊毅足以  
有立寬博足以有容忠足以廟上仁足以澤下歛  
而閔之可以接諸賢而開後學推而放之可以強  
王室而服戎羌然則公之受於天者顧不甚重邪  
文雖倡於諸儒官僅登於法從年未及於縣車公  
之所以自任與夫海內之所以期公者乃半塗而  
折軸然則天之所以生公者果將何意邪嗚呼公

其仍羽人於丹丘，畱不死之舊鄉邪？抑超無爲以  
至清與泰初而爲鄰邪？懷不盡於斯世，沒則爲明  
神邪？不然將復爲人以續未成之功業邪？公必有  
一於此也。某一見之頃，受公深知，念不能忘，而奪  
於多故，公歿踰年，始能緘辭以泄其哀，惟公其鑒  
之。

### 祭王衡州

嗚呼，公而止於斯邪？大鈞無意乎？斯民無祿乎？脩  
促有數乎？去來本無常乎？人以爲戚，而天以爲返  
其所乎？皆不可致詰也。生於鼎食之家，而躬韋布  
之行，習於富貴之事，而悉窮苦之情，三分菟符而  
惠利浹於民生，一擁舶節而廉白聞於天聽，淳熙  
賢相公爲仲子，謂天鍾美必將在是，胡爲衡陽，忽  
歸輦柳，嗚呼，公之族里侍公而婚嫁者，今失所待，  
猶未也。公之伯兄荒草孤墳，嗣系寂寥，待公而經

理者有年矣。今復奚待邪。壽山之阡，松栢干天，宴游其間，如困得眠。允惟眷誼，引紼莫前。陳此一觴，臨風恨然。

祭汪大卿

惟公稟黠，歛山川之靈，賦東南溫厚之氣。壯年翰墨，芳年上第，卿班郎位，則譽藹羣工。仗節分符，則惠鮮微細。世路廩於太行，疇能免乎毀譽。公獨湛然而玉冰，始終不見乎纖翳。年未及而乞身，嘆高風之鮮儷。蒔花木於城陰，謂百年之閱世。胡微恙之不仁，乃聯凰而俱逝。使我一鄉之士，未知考德之計。其宿蒙下交，且申之以婚姻之義。微官有守，莫雪此涕。惟芻之生，比德之清。公其來乎，一監其

誠

祭李端明

嗚呼西山之爽、顧獨盛於公家邪、嘉泰甲子之歲、  
某有秣陵之役、道北固登甘露寺、有亭巽然下眎、  
金焦二阜、僅一粟、恭惟先生貳卿題名其上、而八  
龍並列其下、是時僂指題名已三十年矣、其後貳  
卿已仙、疇知所謂八龍者、多爲從臣、迨今猶有方  
進而未已者、且復伯仲、律呂海內號爲文章家、而  
又悉以功業顯、不曰西山之爽、獨盛邪、公八龍之  
長也、丰神峻徹、如明月之珍、如野鶴之聳、食蔬服

素室無歌舞，唯書與石相與死。生人知其爲清也，望之若厲，卽之乃溫。春風風人，不言自和。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人知其爲和也。清矣和矣，而無以見於斯世焉。山林一偏之士耳，而公也。論諫數十百篇，根本仁義，言之可行，行之可績。故四朝信之，比其賦政四方也。以實德行實政，人誦之家，象事之，殆半天下。甚至使虜而歸者，其首率問公年。今何官？大國有議，盍不令其來得信。實如尚書來議，必易成。嗟乎！忠信可以行蠻邦，聖人豈欺我哉。嗚呼！人孰無生，公獨久。世如是邪？人孰不仕，公獨有始有卒。若是邪？某受公之知，平生寡比。海內有清議，朝廷有良史，某請私以真清爲先生。山林之謚，千里緘詞，有泪如洗。

代祭黃尚書

嗚呼哀哉！學旋天地，文陶帝皇。業傳家緒，行揭世防。論議足以達國體，制作足以翼聖經。身雖儀於殿陛，興長在於山林。有才若斯，顧鬱弗振。天清日光，始引自近。嗚呼！華簪綠殿，有星文昌。則上之用

公不爲不至、月弦懸車、留輔元儲、則上之眷公、不爲無意、奈何羣僊促班、玉樓午夜、路遙、飈車莫留、嗚呼公、真爲仙邪、將風節清、抗復爲商山園綺邪、謀謨雍容、復爲虞廷皐夔邪、不然爲和風爲甘雨、爲鳳凰芝草、燁然於天地間邪、雖然家有古文、史有佳傳、公乎不亾、千載如見、生芻一束、寒泉脩菊、惟以比之、清其如玉、

代祭嗣秀王

惟我國家、德歆于天、天實胙之、瓜瓞其延、碩大且才、寔徒孔繁、周啟土宇、大封同姓、析壤五十、猗與甚盛、千祀過卜、宗強之慶、厥有屬近行、尊蔚爲賢王、居富而能約、處高而不荒、服詩書之腴、親儒士之良、輕祿葭葶、味道膏粱、中外荐更、邦家用光、宜年千億、胡命有極、令愷壽終、茲謂令德、生爲磐石之英、沒作宗支、之則當宁、輟朝多士、太息其等辱、同輦路九京、忽非秋雲、靄靄兮清雪、迷秋風蕭蕭



兮白蘋悲、曷寫哀、兮酒盈卮、

代祭潘夫人

嗚呼、夫人名父見聞外氏淵源、左詩右書、德厚而全、此爲女而賢也、令族歸輯、禮義益虔、不驕不舒、清約家傳、此爲婦而賢也、男方繩繩、女亦振振、蘭芽玉枝、堦戶芳馨、是訓是育、期於必成、此爲母而賢也、歲奉蒸嘗、載躬載祗、姻族均一、恩施不私、一話一言、忠孝足依、內堂外序、肅然正規、遂俾丞相一心王室、十載升平、邇遐寧謐、此夫人之所以爲助、而天下陰被其澤也、嗚呼、隆興丞相之子婦、而

嘉定丞相之夫人，則其生亦貴矣。上念元臣，失此良助，使出天墀，恩加卹賻，則其歿亦榮矣。而夫人內抱一真，盡捐世紛，眎平生之富貴等太空之纖雲。今也瑤池宿契，青霓飄袂，豈復滯情於人間之世？其從慶國朝于玉京，風烈千年，鄒山長青，某等蒙被化鈞，既生且成，凶問初傳，闔門摧驚，再拜一卮，炯炯此誠。

代路祭二

嗚呼，毋旆飛兮，慘都人千鍾奠兮。徧江濱，孰有出而不歸兮。今歸獨榮，濟輓車於子胥之江兮。寸濤不驚，從慶國於太白之山兮。千歲齊名，嗚呼，春風蕭蕭兮，白楊飄飄。春雨陰陰兮，漲江湖。江妃警衛兮，波不搖。會車千乘兮，慘煙霄。天竺之山兮，女則標清酒一樽兮。楚魂銷。

祭叔文

嗚呼先君三弟其二先零幸季父在如見先君人  
又奪之諸父盡矣嗚呼痛哉頃歲辛未辭家爲縣  
謂別不遠三歲卽見疇知迤邐又爲此來六年未  
歸竟隔夜臺嗚呼痛哉不忤不求樂天安命與人  
無怨視物不競謂百歲爲宜乃八袞而逝嗚呼痛  
哉病不獲省藥不獲問棺不及撫別不及訣五百  
里杭欵神爽飛越嗚呼痛哉念昔遲次昕夕承顏  
他日西歸百感胡堪宅兆未卜庶相三弟以圖安

也。或學或耕，當勉三弟以卒業也。綠篠堤長，橫塘春碧，物象依然。人非故跡。嗚呼痛哉！海外之熏雙井之春，幽明不間，徹此香芬。

### 哀辭

#### 夫人哀辭

嗟嗟夫人，歸我四十九年。奉蒸嘗也，必躬必親。事舅姑也，必孝必謹。相夫也，必以義教子孫也。必以忠儉于躬，勤于家，惠于僮僕，婦道備矣。而七十猶少二焉。蒼蒼胡可問，神明胡可測哉！一慟而已。然其逝也，却葷與茹，凡十餘日。曰：無以是滓我神識。了然絕諸痛楚，且徧告諸人以時日而後行，亦可謂令終矣。

弟六二奉議哀辭

兄之生也與弟同氣學也同志奉親也同孝治家也同法兄之隨牒也幾四十年而書郵往來月無虛旬此心精微未嘗不同不幸吾弟天賦孔艱抱疾之日長而予友愛同體未嘗一日不同此疾也今也得年正合大易之數慨想前賢終於此數者簡謀如林則亦不可謂不壽矣子登儒級則亦不可謂不振矣且兄十年九出而今歲適蒙天眷賜奉真臺得以眎弟之疾拊弟之棺又將擇近地而窆之則吾弟始終一無可憾矣逍遙物外勿墮人間世此兄所以卷卷有望也况兄所卜石室近在跬步地師占之謂當甲乙他時卮酒一啖相從於清風素月之夕其樂無窮也而予與弟又復何憾邪

若水哀辭

汝於諸孫爲長吾先君特愛之故自髫年予親授以句讀教以作字屬對賦詩稍長授以經史大義爾性早穎觸類自解又稍長授以作文之法學日

進詞日工，字畫疊疊，逼予書法。從予仕官，蓋三十有二矣。京口之役，抱病以往，予疑其不可久留也。力促其歸，歸僅四五日，又病遂不可爲。蓋其始之受於天者，各有分量也。吾其如天何哉！幸汝有子，雙瞳炯炯，非凡兒也。予當教之育之，使足以爲汝後。汝亦可以無憾矣。

若曾哀辭

我緣在山林，分絕鍾鼎，向也止謀五斗之養，今可不知三徑之歸。日念他時，獲還故里。汝兄汝弟暨孫，取履扶筇，從我暘谷。今爾習化，乖我初圖。嗚呼！天不可與道，地不可與謀，鬼神不可與知。若爾之孝友慈惠而壽不迫中，若我之持心蹈行而暮年奪子，然則天胡可詰，鬼神胡可恃耶！不知使世之爲善者將何所勸，而爲惡者何所懼耶！然幸爾也。有子絕奇，食牛之氣非凡兒比。異日飛黃騰踏，爾

雖不見於生前而亦享封於後日夫亦何憾邪

曹監酒哀詞

嗟嗟曹君天只人只乾元一氣萬彙均只纖巨促  
脩胡不齊只所學如君亦既厯只摘詞如君亦既  
秀只萬里脩涂車輒停只雖然生而無聞壽何如  
只朝聞夕死聖言垂只允懷夙昔熏風寒只香冽  
荼清君其監只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繇昔休明之世必有賢者今采於山而漁於泉今  
君也遺子以書課犍於耕兮吾非傲世而徼仙世  
之同氣若讐兮人道散而孰銓君之仁足以拊孤  
嫠兮誼足以風普天彼黃馘槁項兮既沒世而名  
不稱焉若顏與閔之不試兮有洙泗以爲賢曰延  
陵季子之墓兮抑奚爲而獨傳彼洙泗聖人吾不  
得而遇之矣盍亦求其可壽者而託焉嗚呼此千  
萬世孝子順孫之志兮昔人所以重嘆其卷卷

王少卿哀辭

恭惟少卿相庭之瑞，英英王謝，尚洵孺綺，公獨矯然，鴻舉鳳舉，溫乎其和，凜乎其清，不詭不激，如砥斯平，短檠細字，午夜燈青，令牧監司，暨于班廷，洞洞屬屬，惟君與民，曰二十年，哀侍太清，王體國論，目睹熙辰，疊疊奏篇，精切坦平，居稱孝友，仕則廉平，先業赫赫，咸期踵成，雲族而散，月皎而傾，某之眎公，蓋丈人行，愛之期之，莫能名狀，逝不知日，窆不知時，歲華悠悠，東風一辭，千里卷卷，公監于茲。



汪子心哀辭

嗚呼子心果死邪予於子心之死歎然不滿於造化者三焉而造化乃以爲有德於子心者亦三焉請各敘其言而子心擇之夫性行器姿淑均和茂不驚不矯敗戾明德宜燕期頤以永天常乃日月疾走若是予之歎然於造化者一也求之聖賢之經以根抵其歸取諸四方之見聞以參其同宣之於詞則詭異而醇耆艾而秀所積若是宜有以洽乎人而被乎物者乃曾不得一施焉非造化之未

滿者二邪。夫顏而壽，跖而夭。八元登，三苗擯，惡盈好謙，使天下瞭然知所勸沮。此人之所期於元工者，今乃一切倒植。若是固何賴於造化？非三不滿意，邪。造化曰：不然。吾居冥冥之間，觀爾世人，顛冥於功利之塗，汨沒於炎涼之海。黃馘槁項，猶不得休。此造化所以困之者也。今子心年方中，乃得逍遙遊於無倪，非我之德。子心邪。蠅營狗苟之人，鼠目麀頭之子，傲兀華軒，如醉如寐，污若豕塗，焦若靡草。此造化所以修之也。今子心被褐懷珠，流芳不

朽。又非我之所以獨塵子心邪。煙不鬱者，光不揚。道不屈者，身不章。遺子以窮，發子以聲。又非我之所以重愛子心邪。嗟乎子心，天機深，人慾淺，與造化爲徒者，必以造化之言爲然也。而予又何悲邪。有肴其馨，有酒其清，庶幾其饗之。



